

星期文库

“古代文人的书房”系列之五

简约雅静三希堂

李显坤

在古代文人的内心里,书房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。每天定时进入此空间,或读书,或习字,或静坐,让身心由此得到安顿。古人所谓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,则义理不交于胸中,便觉语言无味,面目可憎”,正是为了通过日常的修养,不断保持精神的鲜活。

古人形容书房,常以“容膝”名之。仅容一膝,极言其小,自然是夸张的说法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有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之句。居所逼仄,心却可以与天地相接,所谓“心宽室自大”。因为书房,既是使用者修身明志的场所,也是其才情雅趣的施展之地。

除了桌、椅、榻、灯等家具,以及笔、墨、纸、砚等基本的文房用具外,古代书房常出现几榻、乐器、香器、水器、字画、盆栽、瓶花等雅件。

这些书房雅件,无一不体现出使用者的个性和生活趣味。

极致的书房,那还得数清代皇帝的书房。紫禁城里有多少书房呢?答案是四十多处。皇家的文化教育、藏书阅览、词臣顾问等活动,都在这里的各种类型的书房里进行。早期的书房,除了搞经筵的文华殿外,全部集中在保和殿、乾清宫和养心殿三区。而且皇帝的寝室、起居室、书房和召见大臣商议军国大计之所,均政寝合一,集中在了一个建筑区域内。

后来,由于读史论经成为帝王必修课,故而但凡殿堂里设有宝座之处,都会摆放典籍和书案,书案上放置笔筒、笔架、笔洗、笔舔、笔匣等文房用品。不过,故宫里并没有一处固定的“御书房”,这是对多个皇帝专用书房的统称。其中比较著名的,包括了倦勤斋、漱芳斋、三希堂等。

“三希堂”是乾隆皇帝的书房。三希堂的“三希”其意有二:一是“士希贤,贤希圣,圣希天”,意为“士人希望成为贤人,贤人希望成为圣人,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下的人”,有督促、鼓励自己勤勉向上的含义;二是确指三件著名的收藏品,即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。

世人皆知,乾隆皇帝崇尚奢华,其生活排场、艺术收藏与巡游营造,均达清代帝王之顶峰。

但原名温室,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的三希堂,却是间小小的书房,简约雅静,并不单调空乏,由此体现了乾隆皇帝作为文人的另一面。“三希堂”室内仅约4.8平方米,但陈设幽雅、古朴,弥补了空间的不足。

乾隆皇帝书写的“三希堂”匾额和《三希堂记》墨迹,至今还悬挂在墙上,匾额两侧对联为“怀抱观古今,深心托豪素”。

旧旧的时光

安武林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《未来》、明天出版社的《幼儿园》……许多杂志应运而生。不仅如此,许多少儿出版社都从人民社中分离出来,成为独立的专业少儿出版社。

彼时,全国的少儿出版社,都兴起过一阵翻译和出版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热。比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“外国儿童文学丛书”、海燕出版社(1982年还未从人民社分出)出版的“世界童话丛书”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“外国现当代童话名著丛书”,四川少儿社也推出了一个系列,其中有普利什文的“太阳的宝库”。许许多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都被翻译过来了,如《海蒂》《娉娉》《蟋蟀奇遇记》《窗边的小豆豆》,还有安房直子、罗达里、凯斯特纳,这些优秀的作家耳熟能详。相比之下少儿出版社的“外国文学丛书”更引人注目。它的开本属于异形本(787×1156mm),字号很疏朗,阅读起来很爽。四川少儿社的开本,也延续了这个标准。那个年代,能搞封面设计和配插图的画家,最低也是省一级美协的会员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许多内文插图和封面,直接用的是外文版的原图,如《木偶奇遇记》《冈希豪森游记》。四川少儿社的“太阳的宝库”,译者是著名的诗人陈敬容,令我一读再读,不胜喜爱。可以这么说,当年几乎每一个出版社都出版过外国儿童文学作品,如希望出版社《杜里特航海记》、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《金色的狮子》、新蕾出版社《乌尔芬·朱斯和他的木头兵》、明天出版社(前身为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)《黑箭》、重庆出版社《会搔耳朵的猫》、安徽人民出版社《两个小洛特》等等,不胜枚举。在我的旧书里,有的书,我认为我保存了最好的版本,如《小银和我》《夏洛的网》。二者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。还有五角丛书,它滋润了上世纪80年代无数读者的心灵。

我的收藏里,还有几本上世纪早期的书。那是金波先生小时候阅读过,后送我的,弥足珍贵。我始终认

为,金波先生的题赠是最有价值的。每一本书的来历、故事,都娓娓道来。我有时都想说,金波先生的题赠都超过了书本身的价值。《阿Q正传》、冰心的《繁星》、丰子恺漫画版的小说、郑敏的诗集。另一位尹世霖先生,转赠了我几本很有价值的签名本,臧克家的、艾青的。这些都是作者在世的时候,送给他的。一样珍贵无比。

签名本,是我藏书很大的一块。我自己找作者签的,委托朋友签的,还有淘书淘来的签名本。这里的故事多多,趣味多多,秘密多多,隐私多多。几乎无法告诉别人,也无法与人分享。其实,这是对的,每一个人的藏书,都是他本人快乐的源泉。而这一部分书,大概是不能借的,如果借了,就回不来了。那个书痴说的对:老婆和书恕不外借。这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?旧书、老书,都有时光的味道。和一个个时代,和一个个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老物件、老文物,对了,我非常愿意把旧书当作文物来收藏,来研究,来凝视,来交流。走进书房,看一看这些旧书,我感觉我到了自己的领地。



●百草园

向上

王成喜

坚持向上的蜗牛,也能看见风景。

不开。”诗人叶绍翁对门口的苔藓第一反应是“怜”,担心脚下的木屐踩坏了这片可爱的绿色。这种对微小生命的怜惜,折射出文人细腻、温柔的情怀。

很多人把袁枚那句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当作励志箴言,每每读起,都能让我们内心沸腾起来。但细细一想,苔藓何曾想过与牡丹争艳?它们只是安守本分,在无人问津的地方,一寸寸地绿,一毫米地长。

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卑微的苔藓,诠释着生命的坚韧。渺小,却不该自轻;平凡,却不必自弃。生命的庄严,未必在万众瞩目的高处,而在于如何在低处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抬眼望向屋后墙角,那层浅浅绿意依旧静静铺展,无声,却自有力量。

句,是苔藓美学最经典的写照。阶上的青苔,是远离喧嚣、宾客稀少的证明,但主人却以此为乐,将其视为一种雅趣。“陋室”因有了苔藓而不陋,苔藓也成了主人品德高洁的静谧背景。

王维在《书事》中写道:“坐看苍苔色,欲上人衣来。”这句诗妙不可言。

苔藓

阿和

诗人静坐良久,心神与自然完全交融,以至于觉得苔藓静谧的苍翠之色,仿佛要染上自己的衣襟。在诗人的眼中,苔藓已成为诗人空灵、静谧、忘我之内心世界的延伸和投射。

苔藓体态纤柔,自有惹人疼惜的一面。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

在我的数万册藏书里面,有一部分藏书是我非常看重的,那就是旧书。我没有统计过数量,但至少它们有数千册。有书,有杂志,有小人书,但主要还是以书为主。它们因为年代久远,有些纸张发黄、发脆,一不小心就刷刷掉纸屑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有玻璃门的柜子里,珍藏。每一次看到它们,心里总是热浪翻滚,喉咙发干。它们就像旧旧的时光一样,承载了太多太多的东西。一如童年,一如故乡,一如运去的年代。

也许,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旧书的定义。我个人的定义,或者说划分标准,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书,在我这里都是旧书,亦即进入我收藏的系列。90年代以后出版的书,我统称为新书,一般不予收藏,在这里,作家的签名本是例外。有人曾问过我,你收藏这些旧书有什么用呢?脏兮兮的。买本新书看,卫生、干净,不香吗?我沉吟不语,在很多场合,三观不合、认知不同的人,少交流和少探讨。因为那很容易进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:抬杠。但这个问题,的确值得我思考一下。

我以为,文献和史料的价值是最基本的。张之路先生曾经找我查找过资料,他很兴奋地告诉我:武林,你可以写进文章里面,你的旧书很有用啊,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“曹文轩先生多年前出的书,他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我拿给他看。他吃惊地说:‘天哪,这是我写的?我都忘了。你帮我大忙啦。现在要稿的太多,根本来不及写。正好,我改吧改吧还稿债。’”突然发现,我的旧书还有现实意义,能帮到别人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什么年代?看看我收藏的旧书就知道了。我曾经收藏过多本名人名言、格言警句之类的书。这类书,无论是少儿出版社,还是成人出版社,几乎都有出版。这些书籍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。我经历过,所以,看一眼,这些书一下就会把我带入那个年代——有理想,有追求,有信仰,红红火火,人人都心怀一团火,需要励志,需要燃烧,需要方向,而这些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、格言警句,无疑就是人们最需要的精神燃料。另外,有个事情值得一提,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,许多少儿期刊创刊,比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《巨人》、

屋后墙角那一片苔藓,起初只是砖缝间一抹若有若无的绿,经过一整夏天的梅雨滋润后,竟蔓延一片,绿莹莹的,毛茸茸的,像一条柔软的毛毯。苔藓微小,也太常见。砖头缝隙、溪边瓦砾间、屋檐之下,但凡潮湿的地方都有其踪迹,谁也没有留意和关心过它的生长。

身处冷落之地,苔藓自有一股韧劲,足以抵御世间的轻视。这些被人们忽视的生命,没有根系,在不被人眷顾的角落,没有丰沃的土壤,它们便紧贴砖石,没有丰沛的雨水,它们便吮吸晨露。风来不折,雨打不散,只以最谦卑的姿态,活出最坚韧的风景。

苔藓是自然界中最微小、最静谧的生命,在中国文人的笔下,被赋予了深邃而丰富的文化意蕴。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”这是刘禹锡《陋室铭》的诗